

東北亞現況發展與中國 在該區之區域戰略

空軍少將 張延廷

提 要

冷戰時期，在麥金德控制世界島(歐亞大陸)就能掌握世界的地緣戰略思維下，歐亞大陸的控制成為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前沿。美國以結合歐亞大陸邊緣國家做為牽制歐亞大陸的圍堵戰略盤算中，東北亞正是其東方防線的核心地帶。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中國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潛在競爭對手，東北亞的戰略地位依然沒變，不論中國或美國皆視為兵家必爭之地，基此，對中美兩國來說，東北亞的權力競逐勢不可免。

前 言

歐亞大陸是地緣戰略學家所稱的世界島，地處東岸的東北亞一直是海權與陸權的交會前沿，反映在當前的國際現況：如從全球層面看為美國宰制歐亞大陸的東部圍堵線，主要對象已從以前的蘇聯轉變為現在的中國；如從區域層面看，則為中日權力爭霸的競逐區。在各層級權力的競爭下，夾雜著朝鮮半島的軍事煙硝，使得形勢更為複雜。

對中國來說，東北亞是走向海洋至關重要的戰略區域，有其地緣的重要性。正如中國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劉清才教授

指出，東北亞地區在中國全球戰略和周邊外交中佔據重要地位。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基石。東北亞地區對於中國具有地位重要性、形勢挑戰性、和平發展的戰略依託性特點^①。除了地緣的重要性外，東北亞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全球前三大經濟體美中日三國皆位於其中，另外南韓與俄羅斯的經濟實力也不容小覷。此外，朝鮮半島問題與領土爭議，如釣魚台、北方四島與竹島等，使此區域潛藏軍事衝突的危機，是全球軍事經費最多的區域，為經濟發展的榮景增添變數。

本文主要是藉由東北亞現況的權力發展

註① 肖晞，「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中國東北亞戰略構想——“中國東北亞戰略與政策研究”開題報告會綜述」，東北亞論壇，第19卷第4期，2010年7月，頁14。

分析中國在該區之區域戰略，因此，本文首先就東北亞的地緣作探討，以期更全面的了解此區域的戰略價值，並對當前東北亞的現況做分析，最後再從以上的分析中呈現出中國在東北亞的區域戰略。

東北亞的地緣戰略價值

在國際政治理論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地緣政治價值由該國家或地區的地理位置、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狀況，以及該國家或地區自身綜合力量的消長及其對該地區的影響力等因素決定。基此，東北亞一直是大國競逐的關鍵地帶，極具地緣戰略價值。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冷戰的氛圍下，東北亞地區成了兩大陣營對峙的前沿陣地，在這裡形成了蘇、中、北韓與美、日、南韓相對峙的國際格局，這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在東北亞劃分營壘的直接產物；冷戰時期，國際政治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左右，全球範圍內保持著兩極秩序；20世紀70年代以後，在東北亞地區形成了中、蘇、美戰略三角相互博弈的國際秩序，並且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②。

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的瓦解，中國勢力取而代之，形成中美對抗的戰略格局，然而，不變的是東北亞仍為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朝鮮半島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其重要的戰略性。從地緣角度看，朝鮮半島是東

北亞的地理中心，介於中、俄、日三大國之間，且地處大陸與海洋的交接部位，是大陸向海洋延伸、過渡的特殊地段，具有獨特而顯著的地緣戰略特徵。可以說，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就是連接亞洲大陸和日本諸島嶼的天然通道，是大陸力量與海洋力量相交匯的緩衝區，是陸權與海權兩種勢力競相爭奪、具有戰略決定作用的關鍵地區。從理論上講，朝鮮半島既是大陸國家東向防禦的最後一張王牌，同時又是海洋國家西向進攻大陸的第一塊陸基^③。如以現況論，朝鮮半島東南部的對馬海峽既是遏阻俄羅斯由海參崴通向太平洋的戰略要地，又是關係日本本土安全的交通要道，扼渤海出海口的半島西海岸和與中國接壤的北部地帶直接關係到中國的領土安全。同時，半島又是前往日本本土和歐亞大陸內部的通衢，是美國維護其東北亞戰略利益的跳板。

正如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專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認為，位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和西方世界控制的沿海地帶之間的緩衝地帶，在未來的地位將不斷上升，並成為關鍵地區，這就是著名的「邊緣地帶」(Rimland theory)理論^④。而朝鮮半島正是理論上陸權與海權相互爭奪的典型邊緣地帶。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朝鮮半島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同時，周邊幾個重要國家又提升了它的重要性^⑤。朝鮮半島如此多重的地

註② 鈕菊生、孫廣琦，「冷戰後東北亞國際秩序的重構」，國際觀察，2008年第6期，頁59。

註③ 陳鋒君、王傳劍，亞太大國與朝鮮半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7。

註④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緣政治身分使得其成為了美、日、中、俄國家安全利益的交匯點。可以說，誰控制了朝鮮半島，誰就在東北亞地區地緣政治的爭奪取得了相對於其他對手的優勢^⑥。

東北亞的戰略價值除了地緣因素外，還顯現在此地區組成國的國力及軍事的對比上。在國力方面，就地理位置看，東北亞包含中、日、南北韓、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及台灣^⑦，其中俄羅斯的政治中心雖然不在東北亞地區，但是，隨著北約對俄羅斯西部戰略空間的擠壓以及在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發現大量的石油資源，使得俄羅斯愈加重視其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另外，基於美日政治軍事同盟的存在和全球戰略的考慮，美國一直把東北亞地區作為重要的戰略地區和勢力範圍，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美國和俄羅斯不屬於東北亞地區國家，但是，美俄的政治勢力卻是東北亞地區各國不能忽略的客觀存在^⑧。換言之，東北亞是21世紀

可能挑戰美國權威三大力量共存的地區。超級大國美國，世界經濟大國日本，軍事、能源大國俄羅斯和正在崛起的中國，都存在於東北亞地區，在該地區擁有各自的戰略選擇和國家利益^⑨。

另就軍事力量看，東北亞區域內各國軍費開支巨大，佔到全世界軍費開支的一半以上，龐大的軍事開支是戰略互信缺乏的結果，而其中美國的軍費開支又佔首位，大概相當於其他五國軍費開支總和的5倍（可參考表一），同時美國在日本和南韓都有駐軍，與日本和南韓都簽訂了雙邊同盟協定，這些使得美國在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方面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⑩，也賦予了東北亞重要的戰略價值。

東北亞局勢之現況分析

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崩解，中國取代蘇聯成為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其他東北亞

註⑤ 廖為仁、夏仕，「論朝鮮半島問題對21世紀初期中國外交戰略選擇的影響」，領導科學，2009年第32期，頁56。

註⑥ 張元，「東北亞“安全困境”與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建立」，貴陽市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3期，頁39。

註⑦ 俄羅斯因國境橫跨歐亞，雖然傳統上被視為歐洲國家，但因遠東地區地處東亞，有時也被視為東亞國家，而蒙古因國力較弱，在東北亞局勢的發展上無足輕重，故不在本文討論中，另台灣因與中國具有其特殊關係，因此將專章分析，本文暫不討論。

註⑧ 楊耕，「東北亞國際政治體系權力結構與利益制衡的多邊視角分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2010年1月，頁73。

註⑨ 張東寧，「東北亞區域安全架構：從合作到制度」，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226期，2007年第2期，頁50。

註⑩ 彭鑫常，「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構建中的美國因素——以六方會談機制為例」，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0卷第5期，2009年5月，頁113。

表一 東北亞六國軍費開支(1996-2005年) 單位: 100萬美元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世界	747000	756000	748000	757000	784000	800000	851000	914000	969000	1001000
美國	318420	316789	309447	310326	322309	324908	364819	415223	452559	478177
中國	15500	15700	18000	20200	22200	26200	30900	34200	37700	41000
日本	41298	41497	41391	41468	41755	42180	42627	42729	42395	42081
俄羅斯	14100	15700	10000	10400	14100	15700	17400	18500	19300	21000
南韓	13175	13494	13026	12672	13450	13828	14487	14860	15344	16448
北韓	-	-	19.5	19.5	20.0	20.9	22.0	26.0	29.7	-
佔世界比重	53.9%	53.3%	53.2%	52.2%	52.8%	52.9%	55.3%	57.5%	58.5%	59.8%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年鑒2006（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頁422-435。

國家如日本、南北韓及俄國，也因此局勢的改變面臨政策調整，使得東北亞局勢的發展產生異於冷戰時期的新風貌。

一、美國的東北亞戰略

東北亞對美國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戰略要地，美國在亞太地區五小軍事同盟國中最重要的兩個家（日本和南韓）和最重要的軍事基地、最多的海外駐軍均位居東北亞地區，而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相關國家的貿易總額超過與亞太地區所有國家貿易額的三分之二^⑪。基此，在分析東北亞局勢現況，美國的東北亞戰略有其重要性。

面對蘇聯瓦解及中國崛起的國際局勢，冷戰後，美國的東北亞戰略規劃主要在於：如何維持在東北亞的霸權優勢，壓縮和遏制

中俄的戰略發展空間，並加快整合東北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步伐，以控制東北亞地區各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發展的態勢，防止東北亞地區出現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的國家和事態，建立美國霸權統治下的東北亞安全秩序^⑫。

在此思維下，美國東亞戰略呈現出如1995年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奈伊 (Joseph S. Nye) 的「奈伊報告 (Nye Report)」，此報告認為，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具有四大支柱，分別為建立多邊安全機制、前沿軍事部署、加強雙邊同盟、擴展與非同盟國的安全聯繫^⑬。這四大支柱的戰略規劃大致以兩種手法呈現，一是調整並強化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雙邊軍事安排，使美日同盟、美與南韓同盟

註⑪ 潘双吉、謝曉光，「影響日朝關係正常化的美國因素」，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2期，2010年4月，頁128。

註⑫ 岳延威，「構建東北亞安全機制的三種理論解讀」，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31。

註⑬ Joseph S. Ny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Report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995.

在冷戰結束後得以繼續存在，並且行動範圍擴大，日與南韓兩國在同盟框架內，一方面服務於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安全戰略，另一方面，其行動又受到美國的制約和控制，不能違背美國的安排。另一種手法就是在加強同日與南韓雙邊安全同盟之外，尋求建立一種本地區所有國家都接受和參與的多邊安全機制¹⁴。

在強化雙邊軍事安排方面，冷戰結束後，美國並沒因蘇聯瓦解而撤軍，美國陸軍在夏威夷、南韓部署有兩個步兵師，在日本部署有一個團，共計人數約2萬。海軍方面，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部設在夏威夷，下轄第7艦隊、第3艦隊共擁有約180艘艦艇。海軍陸戰隊方面，司令部設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海軍陸戰隊在美國本土和日本各部署一支機動部隊，其中，部署在日本的第3海軍陸戰師和第1海軍陸戰航空團合計兵力約1.5萬人。空軍方面，太平洋空軍在日本、南韓分別部署有3個航空團和1個航空團¹⁵。其美國在東北亞地區駐軍數量大致如表二所示。

美國通過雙邊軍事聯盟及駐軍，讓日本和南韓相信，在美國的保護下它們不需要執行獨立的安全戰略，並以此向東北亞其他國家表明，日本不會再度採取類似20世紀30年

代危險的國家安全戰略。這一過程中，美國將雙邊軍事同盟，當作是提供給地區和平所必需的「公共物品」來換取在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¹⁶。換言之，美國此種戰略安排的意義在於通過與日本、南韓的兩個雙邊同盟以及在日、南韓、關島的前沿軍事部署，直接介入東北亞安全事務，確立了美國的主導地位，而美國的戰略目標是為了長期維持這種主導的地位。為此，美國一方面要鞏固美日和美與南韓同盟，另一方面對中國和俄羅斯既交往又遏制，從而把目前這種由美國主導的東北亞地區安全格局固定化、長期化。對於可能威脅美國主導地位的任何動作，美國都十分敏感，要作出激烈的反應¹⁷。

在參與多邊安全機制方面，冷戰時期，美國對此方式採取迴避的態度，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上台後，美國政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認識到多邊安全制

表二 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駐軍數量及分佈

駐地	駐軍編制	總兵力
日本	1個師團	4.48萬
南韓	1個師團	3.62萬
第7艦隊(主要基地在日本)		2.7萬
關島		0.7萬

資料來源：張燕軍，「冷戰後美國的東北亞安全戰略及多邊安全合作構想」，頁88。

註¹⁴ 張燕軍，「冷戰後美國的東北亞安全戰略及多邊安全合作構想」，哈爾濱學院學報，第29卷 第6期，2008年6月，頁88。

註¹⁵ 「日本防衛白皮書聚焦東北亞」，北京日報，2009年7月19日，版4。

註¹⁶ 張東寧，「東北亞國家安全體系：從雙邊困境到多邊合作的安全路徑分析」，東北亞論壇，第19 卷第2期，2010年3月，頁61。

註¹⁷ 李雲龍，「關於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幾個問題」，新遠見，2009年第3期，頁78。

度將為美國留駐東北亞、干預地區事務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藉口，多邊安全論壇為強化美國對亞洲安全事務的干預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框架，它是對目前雙邊安全承諾的補充，而不是尋求去替代它¹⁸。基於此種思維，冷戰後，美國就曾主導建立東北亞地區多個多邊安全機制組織（如表三所示）。

美國在東北亞以多邊安全機制作為補充的思維，可以從其處理北韓問題上清楚呈現，在此問題上，美國採取多邊協商的方式進行，從中恰可體現美國以「輻輳體系」為中心與多邊安全機制的衝突。本質上是美國希望以雙邊同盟為基礎，主導東北亞安全秩序，至於如六方會談這種多邊對話僅僅是美國牽制地區內各大國的一種形式¹⁹。其主要戰略目標為：一是，控制朝鮮半島的局勢，使之保持適度的緊張狀態；二是，利用朝鮮

半島可控制的不穩定狀態，把日本牢牢地拴在美國戰略軌道上。三是，利用朝鮮半島和日本這兩個支點來控制東北亞區域，阻止這一區域形成強大的競爭力並限制其發展的空間；四是，遏制中國和俄羅斯，阻止這些國家在東北亞區域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指向的整合²⁰，並給予美國參與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的印象。然而，美國在東北亞的治理，仍是以與日韓兩國雙邊安全合作為主。

二、美日安保條約的再定義

自冷戰時期，美日安保條約即是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基石，東北亞安全戰略皆以此為規劃核心。當時美日基於冷戰的共同需求而修訂了這一條約，從此將二戰後本來已在美日間運作的共同戰略紐帶，以共同安保的形式確立下來，並正式確立雙方一致的戰略目標。冷戰結束後，在克林頓任美國總統期

表三 冷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東北亞地區安全安排

政府間多邊安全安排(Track One)	
名 稱	成立時間
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	1995年3月
三方協調監督小組(TCOG)	1999年4月
非政府間多邊安全安排(Track Two)	
東北亞合作對話(NEACD)	1993年10月
亞太安全理事會(CSCAP)	1993年12月

資料來源：張燕軍，「冷戰後美國的東北亞安全戰略及多邊安全合作構想」，頁89。

註¹⁸ Ralph A. Cossa, The Major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MonairPaper51 August 1996, p. 54.

註¹⁹ 李智，「美國因素對於“六方會談”成為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的制約」，理論界，2008年第8期，頁198。

註²⁰ 金強一，「中美日東北亞戰略框架之中的朝鮮半島問題—朝鮮半島問題與東北亞大國戰略指向關聯的研究」，東疆學刊，第25卷第3期，2008年7月，頁32。

間，美日雙方基於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和地區戰略形勢，再定義此條約，從而奠定繼續維持戰略聯盟的基礎²¹。

其發展為，1994年10月至1996年4月，美日兩國著手重新定義冷戰後的美日安保體制。1996年4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日，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共同簽署了旨在重新定義美日安保體制的重要文件—《面向二十一世紀美日安保聯合宣言》(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從戰略面確立了美日兩國的安全利益直接依賴於美日安保體制²²。

1997年9月兩國在紐約正式發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The New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其內容提高了日本在美日共同軍事行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它著重強調日本受到武力攻擊時的反應和日本周邊地區出現對日本安全有重大影響局勢時的合作，對周邊事態的美日合作內容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規定，多達40多項，如情報交換、後勤保障、日本對美軍的支援(提供設施、後方支援、掃雷、維修美軍艦船等)，尤其是戰時向美軍運送武器彈藥及掃雷等，實際上就是美日兩軍在日本本土以外聯

合作戰²³。

美日安保條約的再定位，除了基於美國的戰略需求外，主要也在於日本本身的戰略考量。對日本來說，強化美日同盟既可以依仗美國的安全保護，走富國強兵的經濟立國路線，又可以藉助美國全球性政治軍事的影響，利用經濟實力提高政治地位，增大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參與國際社會的重大決策，最終由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因此，日本加強與美同盟關係既可針對朝鮮半島局勢，也可借此平衡和制約俄羅斯與中國²⁴。

對於日本希望藉由經濟來提升政治及軍事之國際影響力，在日本也存在一定的共識，並出現一些主張及論述，如1993年，日本政要小澤一郎出版了《日本改造計畫》一書。該書稱：日本既已成為經濟大國，就應成為「國際國家」，其前提是首先成為一個「普通國家」。其涵義是：對於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來進行，為此要在安全保障、經濟援助等領域做出貢獻。小澤認為，日本在經濟援助方面已作了不少國際貢獻；只是在安全方面還遠不盡如人意。「普通國家論」的核心，就是強調要把日本不夠普通之處不能發揮對

註²¹ 「虎視寰球：如何評估美日安保作用」，太陽報，2010年1月20日，版A17。

註²² 王獻志，「日美新安保體制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危害及對策」，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1期，2010年1月，頁83。

註²³ 劉新華，「美日軍事同盟的加強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當代亞太，1999年第10期，頁36。

註²⁴ Anthony Difilippo, "Why Japan Should Redirect Its Security Policy," Japan Quarterly, April/June 1998, p.27; Banning Garrett and Bonnie Glaser, "Chinese Apprehensions About Revitaliz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sian Survey, Vol. XXXII, No. 4, April 1997, p. 386.

外軍事作用方面加以改變²⁵。

在「普通國家論」的思維下，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起，其政界就確立了兩步走的總體步驟：第一步主張「國際貢獻論」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旗號下實現「海外派兵」；第二步提出「維護同盟論」，以支援美軍的方式，實現防衛戰略調整並最終確立對外干預型防衛戰略。根據1992年6月通過的「關於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法」（又稱PKO），日本自衛隊在「聯合國維和」的名義下已走出了國門，實現了其防衛戰略調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將冷戰後美日關係的重新建構提到外交決策議程上²⁶。

美日戰略合作，確實使日本從中獲取巨大的戰略利益。長期以來，美國都把日本看作其在亞太最穩定的同盟者，美相當大程度上正是通過美日同盟關係主導亞太事務。然而從日本角度來看，一味地迎合美國也使其付出了巨大政治、經濟代價，周邊國家對日本普遍的不信任，阻礙了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的交流和關係的發展。另外，當日本試圖重新建構中、日、美「平衡三角關係」或是構建以中、日、南韓為核心的東亞共同體，以期發揮政治大國作用時，將產生採取美國繼續主導日本計畫或日本爭取獨立外交兩種

立場的激烈碰撞。結構性的矛盾，使得昔日盟友齟齬不斷，矛盾短期內將難以解決²⁷。

以核武問題為例，由於日本和平憲法的規定，截至目前，日本仍然沒有發展核武器，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美國提供核保護傘，迄今仍是影響日本核政策的重要因素。60多年來，美國是對日本安全政策影響最大的國家，日本在戰後漫長的時間裡一直依靠美日同盟和美國核保護傘²⁸。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日本並無自主的國防，每當危機來臨時，此問題便突顯出來。2009年4月北韓發射衛星後，石原慎太郎就提出：「日本的憲法很有問題，我不曉得北韓的導彈技術成功後，到底要投向哪個國家？但不能不戒備的是，它不成熟的體制和外交，會帶來的軍事緊張。站在日本立場，我認為，日本國防只靠美國不是辦法，今後要怎麼做，必須加緊考慮²⁹。」

綜合言之，隨著局勢的變化，冷戰時代的美日安保體制規定了日本「專守防衛」，只是在日本本土遭受攻擊時才能行使最小限度的自衛。但新美日安保體制衝破了日本戰後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和「不向海外派兵」等禁區。日本可以參與美軍在海外的軍事行動，向美軍提供直接的軍事支援³⁰。而

註²⁵ 杜峰，美日同盟與東北亞安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5月），頁56。

註²⁶ 劉昌明、孔祥敏，「從日美安保體制看日本防衛戰略的演變」，長白學刊，總113期，2003年5期，頁30。

註²⁷ 「美日同盟新變化與中國外交機遇」，大公報，2009年11月9日，版A24。

註²⁸ 秦禾，「朝鮮問題對日本核政策的影響」，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頁168。

註²⁹ 秦禾，「朝鮮問題對日本核政策的影響」，頁167。

日本本身，在經濟的發展下，日漸對政治及軍事上的主張，也使得美日防衛體系的穩定出現變數。此種局勢的發展，增添了東北局勢發展的複雜性。

三、朝鮮半島局勢發展

朝鮮半島地處東北亞地緣的中心，是大國利益的交匯點，也是大國關係最錯綜複雜的地域。朝鮮半島至今仍未統一，北韓與南韓處於敵對狀態，在地緣上朝鮮半島的地緣安全狀態實質是中、俄與美、日力量角力的結果，這樣的大國背景，使得地緣矛盾更加複雜³¹。而北韓核問題的發生對東北亞局勢發展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北韓核問題的重要性反映在多個面向，除了影響到朝鮮半島南北的和解進程外，也影響到北韓與周邊國家關係正常化，另外也關係到美國在半島繼續駐軍之合法性問題，而最為重要的是，它也將影響到地區力量結構和局勢的重大變化³²。早在20世紀50年代，北韓就已經展開對核武器的研究，初期主要獲得蘇聯方面的援助，8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自行開發核技術，1989年9月，美國衛星發現北韓在寧邊的核基地研製核武器，美國隨即要求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北韓的核設施進行檢查。但北韓已否認進行核武器開發並以

美國干涉其內政為由拒絕核查，北韓核問題由此產生³³。

1993年2月26日，國際原子能機構要求對北韓寧邊核設施進行檢查，北韓以該機構聽命於美國為由拒絕接受檢查，同時下令全國進入「准戰時軍事狀態」，並宣佈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第一次北韓核危機爆發，後又宣布撤回。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上台後對北韓政策強硬化，並於2002年1月指稱北韓為三個「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其中的一員，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2002年11月，美國停止向北韓繼續運送作為燃料的重油，此後北韓宣布解除核凍結，拆除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其核設施安裝的監控設備，重新啟動用於電力生產的核設施，並於2003年1月10日宣布正式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二次北韓核危機爆發。2006年10月9日，北韓進行了地下核子試驗，持續多年的北韓核危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朝鮮半島第三次核危機爆發³⁴。

朝鮮半島核危機爆發後，有關各方紛紛獻計獻策，提出或試驗了各種應對方法。一是大國保證：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資料，北韓寧邊核反應堆直接源自蘇聯。1958年到

註³⁰ 王獻志，「論新日美安保體制轉型及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第19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77。

註³¹ 李宏香，「東北亞地緣與安全—中國地緣安全的困局與化解」，法制與社會，2008年第5期，頁153。

註³² 彭鑫常，「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構建中的美國因素—以六方會談機制為例」，頁114。

註³³ 杜峰，美日同盟與東北亞安全，頁62。

註³⁴ 劉洪洋、陳登勇，「簡析朝核問題對中國安全的影響及對策」，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1期，頁208。

1991年美在南韓部署了大量核武器。事實證明，大國保證或提供核保護傘，不但不能解決半島核問題，反而成為問題產生的源頭。二是國際條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缺乏明確、可操作的制裁措施，約束力有限。北韓兩次加入該條約，又於1993年和2003年兩度退出，至今仍徘徊在條約之外。三是雙邊對話：北韓與美、南韓圍繞核問題進行了多輪對話，先後簽署過《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日內瓦核框架協議》和《北韓、美聯合公報》等雙邊協議。由於彼此嚴重缺乏互信，這些雙邊對話協議未能得到切實執行，均以失敗告終。四是動用武力：在所有的應對方法中，動用武力是最不可取的。戰爭無法解決問題，只會破壞半島和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給本地區所有國家帶來深重災難，有百害而無一益³⁵。然而北韓核問題如不能解決並獲得有效的控制，對東北亞的局勢發展將產生嚴重的負面結果，局勢的發展讓多國參與協商作為解決北韓核問題的方式成為可能，六方會談因應而生。

六方會談雖說是解決北韓核問題的最大公約數，然而各國仍有其立場，就北韓立場看，核問題是美國與北韓兩國間的問題，應由兩國直接交涉，以利於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徹底解決北韓的安全環境。因此，北韓打從心底裡並不歡迎其他各方參與核問題，之所以參加六方會談，一是由於中國的

斡旋，二是由於美國的有力施壓，三是由於其實力地位不足以與周邊大國對峙而迫於無奈。一旦有合適時機，它就會回復到要求與美雙邊會談的既有立場³⁶。

就南韓立場看，針對與美國同盟關係，南韓一直展現出與日本不同的態度。如在安全領域上，同樣為美國的盟國，南韓就常表現出某種和日本相反的傾向。不僅在外交力倡發揮東北亞地區主體作用的平衡外交，而且在處理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問題上，也越發注重實際利益和地位的提升。而在對北韓的政策上，南韓以緩和、和解、共存以及最終走向自主和平統一為政策基調，採取南北對話和多邊協調相結合、相平衡的政策立場。另外，在對華戰略上也不同於美國及日本的對華遏制戰略，不願意充當美國戰略前哨的角色，而是探索一條平衡中、美、日、俄四大國關係，充當地區政治與安全調停者和經濟合作仲介者的道路³⁷。而六方會談正可做為其平衡各方大國勢力的操作平台。

至於美國的立場，作為一個全球性的超級大國，它的戰略意圖遠遠不止於地區內的北韓核問題。核問題的解決影響到朝鮮半島南北的和解進程，影響到北韓與周邊國家關係正常化，也影響到美國在半島繼續駐軍的合法性問題，最為重要的是，它將影響到地區力量結構和局勢的重大變化。美國試圖加緊構築地區多邊體系，掌控地區國際關係的

註³⁵ 譚亞，「六方會談是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良方」，光明日報，2010年6月24日，版8。

註³⁶ 石源華，「後朝核階段東北亞安全合作的走向」，國際問題研究，2008年第6期，頁54。

註³⁷ 沈海濤，「東北亞國際關係格局新變化與中國外交」，國際論壇，第10卷 第3期，2008年5月，頁47。

重大變化進程，是美國積極參與六方會談的戰略意圖所在³⁸。

2003年8月，中國、南北韓、美國、俄羅斯、日本為解決北韓核問題首次在北京舉行了六方會談，此後六方會談成為解決北韓核問題的主要運行機制和對話平台。經多方努力，於2007年10月達成了共識。2008年6月27日，北韓將寧邊核設施的冷卻塔銷毀。但此後美方一再宣稱，在確定對北韓和計畫實行嚴格核查之前，不會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除名。針對美國的行為，北韓停止了對寧邊核設施的去功能化作業並恢復了寧邊的核設施。2009年4月14日北韓宣布將重新啟動核專案並退出六方會談，2009年5月25日北韓進行第二次地下核試，北韓核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³⁹。

四、中俄戰略關係的形成

冷戰結束後，中俄戰略關係的形成有其背景因素，就俄羅斯立場看，美國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奉行單邊主義，主張「先發制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防禦空間，雖然911事件後，俄羅斯與美國、北約及歐盟的關係大大緩和，但美國及其盟國仍然把俄羅斯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⁴⁰。冷戰後，由於深受國內的政治、

經濟和安全問題的困擾，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北約東擴和「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嚴重擠壓了俄羅斯西部的戰略生存空間，美國在東歐部署反飛彈系統和在中亞國家建立基地，也使得俄羅斯面臨著新的安全威脅。因此，為了緩解來自西方的安全壓力和重振大國地位，俄羅斯需要在東北亞尋求戰略支撐⁴¹。俄羅斯作為歐亞大國，發展同中國的戰略協作關係既有助於增加俄羅斯同西方交往的迴旋餘地，也能夠借助中國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就中國立場看，冷戰時期，美國為遏制中國，在遠東地區拼湊軍事同盟，自北而南，由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泰國至新加坡，對中國形成了新月形的包圍圈。冷戰結束後，美日兩國出於各自的戰略目的，修訂美日安保條約，擴大了其軍事同盟活動的範圍，自北而南，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台灣、南中國海、麻六甲海峽。中國認為，美日依然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企圖用舊的冷戰模式來處理新形勢下的地區安全問題和國家關係⁴²。中國如能與俄羅斯形成戰略夥伴關係，自然有助於舒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綜言之，俄羅斯在面對北約加速東擴，蠶食俄傳統勢力範圍，尤其美國利用外高加

註³⁸ 彭鑫常，「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構建中的美國因素——以六方會談機制為例」，頁114。

註³⁹ 劉洪洋、陳登勇，「簡析朝核問題對中國安全的影響及對策」，頁208。

註⁴⁰ 馮豔玲，「中俄戰略安全合作的機遇和挑戰」，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3期，2009年6月，頁89。

註⁴¹ 婁偉，「大國均勢戰略與東北亞地區安全」，湖湘論壇，總第118期，2008年第1期，頁111。

註⁴² 劉新華，「美日軍事同盟的加強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頁39。

索地區的分裂問題，與俄展開戰略博弈，嚴重威脅俄國家安全。而中國也面臨相似的問題，美日同盟仍在深化，並持續擠壓中國的安全空間。而近年來日本在政治及軍事的立場，也使中國深感威脅，進而引起雙方的猜疑。如日本在最新發表的《防衛白皮書》中，對中國海、空軍實力擴至遠洋表示憂慮。而美國也宣布，將把戰略重心重新放回亞洲，形成對中國的圍堵之勢⁴³。可以說，中俄戰略合作，來自冷戰後客觀局勢的發展，而中俄的聯手可以讓雙方各取所需，達到各自的戰略目的。

五、東北亞各國間之矛盾與爭議

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美國要想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就必須以歐亞大陸為中心，防止出現全球性戰略競爭對手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因為，歐亞大陸是全球板塊的核心地區，在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任何企圖稱霸全球的國家，都不會忽視或放棄對歐亞大陸的經營⁴⁴。在此思維下，美國以美日安保條約作為東亞的戰略基盤，與各國發展雙邊及多邊關係，將其影響力注入東亞，以確保在此區域的戰略利益。在此區域的權力競逐中，自然與東北亞各國產生矛盾，主要戰略競爭國為中國與俄羅斯。

中國方面，在東北亞主要競爭對手除了美國外，日本因地緣及歷史因素，雙方矛盾最為深刻。在地緣上，兩國分屬陸權及海權

國家，日本地處亞洲東北角，由海島組成，不論領土與資源皆有其限制性，向外擴張是日本圖強唯一的出路，而中國大陸廣大的領土自然成為其覬覦的目標；另自航海技術發達以後，海洋不再是天然的屏障，而是國防的戰略生命線，唯有走出海洋才能確保海權及國家安全，而海洋也是經濟的生命線。中國要成為區域乃至於世界大國，確保海權是其基本要素之一，而中國走入海洋意味著日本國家安全將受到嚴重的威脅，在地緣上，中日兩國已註定成為必然的競爭對手。另從歷史看，中日兩國在東北亞的發展史上，任何一國的崛起，意味另外一國將處於被宰制的命運。雙方雖有合作共處時期如唐朝，但也有發生相互爭伐的對抗局勢。尤其在近百年來雙方的歷史恩怨，更使中日兩國的矛盾深化。近年來，如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等問題，皆為中日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此外，中日在釣魚台領土爭議及台灣問題上也存在很深的矛盾。

俄羅斯方面，由於波羅的海和黑海出海口的主動權喪失，使得俄羅斯更加重視其在遠東、太平洋海域的出海口。為了確立在東北亞的地位，俄羅斯近期展開「東方2010」戰略戰役演習，動員西伯利亞軍區和遠東軍區的所有陸軍常備部隊、空軍遠程航空兵和前線航空兵部隊以及海軍的三大主力艦隊進行會演，展示和檢驗俄羅斯遠東軍事力量的威力。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俄羅斯「瓦良

註⁴³ 「中俄聯手暗戰北約美日同盟」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7月23日，版A16。

註⁴⁴ 潘双吉、謝曉光，「影響日朝關係正常化的美國因素」，頁129。

格」號導彈巡洋艦、「彼得大帝」號重型核動力導彈巡洋艦以及「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三大艦隊旗艦一齊駛入日本海進行演練。這是俄海軍近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海上練兵。俄國此次在日本海高調亮劍，顯然是想傳達一個訊息：俄羅斯在東北亞的地位不容忽視⁴⁵。而俄羅斯在確保和增強東北亞地區的出海權力的同時，不可避免會與本地區的政治大國中國、日本和主要區域外勢力——美國發生實質性的權力關係，從而使得本地區的權力結構更加複雜⁴⁶。

至於中俄兩國，雖然當前雙方為戰略合作關係，然而，兩國仍然存在傳統大國權力競爭所帶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問題。以雙方人口對比的失衡，可看出此一矛盾的存在。美國學者奈伊在看中俄雙方人口問題時指出，中俄邊界俄羅斯一側有居民600-800萬，而中國一側有1.2億，遠東的人

口統計形勢使莫斯科非常焦慮⁴⁷。換言之，俄羅斯在遠東地區人煙稀少，對中國大量人口可能帶來邊境間的移民潮，有極為強烈的不安全感，也為雙方間矛盾埋下伏筆。另中俄間的大國矛盾也可以從雙方合作事件中看出端倪，如俄售給中國的高科技國防產品總是比售給印度的低一個檔次；在安大線輸油管道問題上出爾反爾；在計畫修建連結俄與朝鮮半島鐵路上試圖避開中國等。這些行為表明俄對中國還是存在著戰略上的疑慮，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特別是軍事上強大的中國會威脅俄的安全⁴⁸。

除了中、美、日、俄大國間既合作又競爭之合縱關係外，東北亞各國間亦存在各種矛盾，其中以主權爭議最為敏感，最有可能成為挑動各國紛爭的神經。如日俄之間的「北方四島」⁴⁹、日韓之間的「獨（竹）島」⁵⁰、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等領土主權

註⁴⁵ 「虎視寰球：中美俄東北亞大門法」，太陽報，2010年7月7日，版A21。

註⁴⁶ 楊耕，「東北亞國際政治體系權力結構與利益制衡的多邊視角分析」，頁75。

註⁴⁷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5.

註⁴⁸ 劉建飛，「東北亞秩序中的中美日俄關係」，新遠見，2009年第5期，頁24。

註⁴⁹ 所謂「北方四島」，是指俄國千島群島以南與日本北海道東北部之間的擇捉島、國後島、色丹島和齒舞群島，因為其在地理上屬於千島群島，因此，俄羅斯稱之為南千島群島，而日本則稱之為「北方四島」。它東臨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東北面是擇捉海峽，西南隔根室海峽與北海道相望，總面積約5000平方公里。呂桂霞，「俄日關係中的北方四島問題及其深層原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41。

註⁵⁰ 獨島是因火山爆發而生成的一個小島。約位於朝鮮半島與日本群島的中間（地理座標為北緯37.17度，東經131.55度）。它是以東島和西島為中心，由32塊岩石和暗礁組成的小規模群島。東島面積為73,297平方米，西島面積為88,639平方米，獨島總面積為0.18平方公里。它與南韓東海岸的距離為215公里，與日本島根縣惠雲的距離為212公里，所以獨島位於與兩國本土距離大體相一致的位置。陳剛華，「韓日獨島（竹島）之爭與美國的關係」，學術探索，2008年第4期，2008年8月，頁41。

爭議，以及中日北韓之間海洋劃界之爭等等，這些問題一旦激化必將危及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綜合言之，冷戰後，東北亞各國主要忙於調整雙邊關係，無暇顧及地區性的安全合作機制。其實，最重要的阻礙因素是東北亞地區歷史遺留下來的衝突與不信任嚴重存在於東北亞各國的心結中⁵¹。

六、區域一體化的發展

東北亞是世界上總體經濟實力和經濟互補性最強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世界經濟體系中最富活力的一個地區。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各國間隱藏各種矛盾，導致當前東北亞國家間關係十分微妙。由於東北亞一直以來缺乏一個穩定的區域合作組織，難以形成區域集團優勢。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東北亞國家經濟潛力的有效發揮，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們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⁵²。

近年來，東北亞各國體會到世界各國為謀求生存和發展，而設法尋找自身的出路。世界在以若干大國為中心的多極化趨勢加強

的同時，以地緣政治為基礎的區域性集團也不斷組建和擴大。如歐盟、非洲統一聯盟、美洲同盟、東南亞國家聯盟、阿拉伯聯盟等⁵³。在和平與發展的局勢發展下，已促使東北亞各國拋棄傳統安全觀，轉而以新安全觀處理國家間關係，此安全觀建立是以合作為政策手段為基礎的安全模式，此模式既有利於地區和平也有利於經濟發展，符合目前東北亞各國的共同利益⁵⁴。

當前東北亞地區並無成熟的安全合作機制，區域安全環境的發展往往間接受到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等區域外國際組織的影響。在區域中，能夠對東北亞地區安全環境起重大及直接的影響其實只有個別國家。主要為美、日、中、俄四強及包括南北韓在內的6國。由於亞太地區正在出現更多沒有美國直接參與的次區域多邊機制的安排。美各界開始擔心這種趨勢將會削弱美的影響，危害美地區利益⁵⁵。如果東北亞也呈現出此種發展，將對

註⁵¹ Melissa G. Curley and Nicholas Thomas edited, *Advancing East Asia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7), p. 89.

註⁵² 郭銳，「國際體系轉型與東北亞多邊制度安排構想」，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6期，2008年12月，頁86。

註⁵³ 田富，「中日關係與東北亞一體化」，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8年10月，頁58。

註⁵⁴ 婁偉，「21世紀初東北亞合作安全模式探析」，社會主義研究，總第180期，2008年第4期，頁128。

註⁵⁵ David Shambaugh, *Divided Diplomacy and Next Administration,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Alternative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2-83.

美國在東北亞產生負面的影響。美國也逐漸體認到區域和次區域多邊機制與區域間的整合是不可違逆的趨勢，與其與之對抗，不如成為成員並發揮影響力，作為雙邊關係的互補機制。

基此，美國在2004年7月曾向中國提議，將北韓核問題協商機構由六方會談升格為討論東北亞安全保障問題的常設機構，以確保東北亞安定⁵⁶。事實上，在北韓核子試驗之後，涉及北韓核危機的各方依然遵從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並且通過集體身分的建構已經建立起雖然脆弱但客觀真實的相互信任理念，而且各方都沒有繼續深化危機的意願。因此，六方會談作為尋求多邊安全的區域性合作機制基本符合以上要求⁵⁷。另外，東北亞各國也認知到多邊安全合作也可以為解決東北亞區域內其他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提供溝通平台，尋找恰當的解決辦法。雖然東北亞各國對於多邊安全機制已漸形成共識，但是要實現一種類似東北亞安全對話組織的前景將取決於六方會談進展的成功，或者最低限度上六方會談進程沒有失敗⁵⁸。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指出，如「六方會談」能夠成

功解決北韓核問題，那麼「六方會談」就有望發展成一個更加正式的多邊安全論壇。但是，如果北韓核問題得不到解決，這種演變就不可能實現⁵⁹。另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2005年1月提出，由包括中、美、日、俄、南韓在內成立東北亞「常設性五國機構」(Permanent five-power organization)⁶⁰。

中國的東北亞戰略

一、政治戰略

後冷戰時期，國際格局從兩極走向多極化的發展，中國分析家將視為是正面的發展，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後冷戰的戰略環境，提供中共改善國際體系地位的機會。第二，中共和別的亞洲國家，不再被限制在以美蘇對抗兩極的國際格局中，北京現在可以自由的依照本身的意願，建立各種外交及經貿關係。第三，冷戰時期在亞洲的超級強國，其軍事及政治的影響力已經消退，所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給了中國許多運作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相對於冷戰時期的軍事對立，和平的周邊環境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及軍事革新的有利環境⁶¹。

註⁵⁶ 曹雪蓮，「建立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的設想」，宏觀形勢，2009年第8期（下）總第331期，頁63。

註⁵⁷ 張東寧，「東北亞區域安全架構：從合作到制度」，頁52。

註⁵⁸ 傑克·普林查德，「超越六方會談：一個建立北太平洋多邊合作框架的機遇」，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1期，頁57。

註⁵⁹ David M. Lampton, "Paradigm Lo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5, pp. 73-74.

註⁶⁰ Francis Fukuyama, "Re-Envisioning Asi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另東北亞地區聯合意識的形成與高漲的趨勢發展，亦提供實現區域合作的條件，由於歷史問題和現實矛盾使東北亞地區沒有形成強烈的聯合意識，但是面對區域化經濟格局所帶來的貿易與投資壁壘的經濟壓力，區域化政治協調所帶來的以「一個聲音說話」的政治壓力，東北亞各國日益意識到國家利益與地區利益的密切聯繫。地區聯合意識必將高漲，區域合作將逐漸成為各國維持和捍衛國家利益的現實選擇⁶²。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把總體的戰略設定在經濟發展上，配合當前國際局勢的發展，必然出現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體現出追求穩定和合作的戰略指向。在東北亞區域，中國試圖把複雜的國際關係簡化為有利於合作的和互利的關係⁶³。因此，中國在東北亞積極推行「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的睦鄰政策和和諧世界的外交方針，積極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並積極改善與東北亞國家的政治關係。

如中日關係在小泉時代，因教科書及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中日兩國在政治上衝突不斷。2006年10月，中日關係出現了日本前首相安倍的「破冰之旅」，安倍訪中的最大成果，是中日雙方同意建立兩國關係新的

基本框架，即「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2007年4月，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融冰之旅」，實現了兩國領導人互訪，雙方確認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2008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訪日之旅」中日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2009年9月，主張中日友好的日本民主黨領導人鳩山上台，他主張建立中日韓共同體，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2010年6月，日本新首相菅直人上台，他在首次施政演說中也表示要深化同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以此表明了中日雙方急欲改善政治關係的努力。

相較於中日關係在政治權力上的結構困境，中俄政治關係則較顯友善。在美日戰略同盟的結構下，強化了中俄兩國合作的空間，冷戰結束後，兩國在政治上展開緊密的合作關係。除了上世紀確立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外，近年來在政治的合作及立場上仍舊緊密。如2008年5月23日，在《中國和俄羅斯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再次重申：「世界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速度加快，全球合作和區域合作方興未艾。同時，在世界上單邊

註⁶¹ Denny Roy,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40.

註⁶² 鞏村磊，「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東北亞區域合作」，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28卷第12期，2009年12月，頁13。

註⁶³ 金強一，「論東北亞區域國際合作的政治環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15。

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民族和宗教矛盾引發的局部衝突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新威脅、新挑戰層出不窮⁶⁴。」表達出在國際政治上相同的立場與合作關係。

另外，在南北韓的問題上，冷戰結束後，中國一改以往一面倒向北韓的政治立場，於1993年與南韓建交，並與北韓維持友好關係，對雙方採取等距外交的手段。其中中國與南韓雙方關係先後由最初為1998年的《面向21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2003年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直至2008年建立《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政治互動中愈加強化。胡錦濤表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雙方要不斷充實和拓展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內涵，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⁶⁵。

二、經濟戰略

中國東北亞區域的經濟戰略大致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東北亞區域的經濟戰略最終目標，可設定為構築東北亞區域的國際性的經濟合作體，這是與歐洲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組織等區域性的國際經濟組織相競爭的基本條件；二是加強與周邊國家間的經濟合

作，以實現中國東北部的經濟發展⁶⁶。

有關東北亞多邊經濟合作機制方面，主要以中、日、南韓為核心，就其現況，三國經濟合作水準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以中日和中國與南韓經濟合作為例，中日貿易1978年為48.2億美元，截至2008年，中日雙邊進出口貿易規模已經增長了55.4倍，日本目前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國。即使在經濟危機嚴重的2008年，中日雙邊貿易總值仍達到2667.8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13%。中國與南韓兩國經濟合作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2008年中與南韓全年貿易額為1861.1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16.2%。目前南韓是中國第六大貿易夥伴國，中國則是南韓第一大貿易夥伴⁶⁷。另外中、日、南韓與美、俄等國亦都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如美國和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兩個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是中國第二和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和日本是美國第二和第四大貿易夥伴。南韓和俄羅斯都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重要貿易夥伴⁶⁸。

客觀環境的發展配合國家戰略的前提下，中國對東北亞經濟合作一直持正面的態度，其戰略思維是希望透過經濟的合作整合東北亞經濟潛能，除了將中國經濟影響力在

註⁶⁴ 田革，「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前景探析」，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5期，2010年9月，頁22。

註⁶⁵ 張玉山，「中韓關係的回顧與展望」，當代韓國，2010年春季號，頁2。

註⁶⁶ 金強一，「論中國的東北亞區域戰略」，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04年6月，頁37。

註⁶⁷ 海洋，「東亞區域化的進展—基於核心價值與發展路徑的探討」，東南亞研究，2010年第1期，頁60。

註⁶⁸ 李雲龍，「關於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幾個問題」，頁80。

此區域加以提升外，也能促進本身經濟的發展。關於中、日與南韓三國合作，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曾表示，亞洲已成為全球最具發展活力和前景的地區之一。中、日與南韓同為亞洲重要國家，加強三方合作不僅符合三國利益，也有利於亞洲乃至世界的繁榮與發展。我們要把握歷史機遇，不斷擴大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模式，豐富三國伙伴關係內涵，發揮中、日與南韓合作對東亞合作的促進作用，為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作出應有貢獻⁶⁹。

雖然中日韓對於東北亞經濟合作皆持正面的態度，然而一些歷史因素和現實利益的衝突，使得東北亞合作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不過，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東北亞合作出現了新的發展。為了共同應對危機，中日韓三國領導人開始脫離東協框架進行正式的定期會晤。目前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已召開了三屆，並就推動東北亞合作達成了一些共識⁷⁰。然而，東北亞合作除了區域內的矛盾外，也受到區域外的限制，如中國和日本在推動東北亞合作時，都不得不強調支持東協在亞洲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因為中、日、韓任何一方若過度強調三國間的合作都會影響其與東協的關係，進而與各自追求的、在

區域合作中提高影響力的目標背道而馳⁷¹。

另有關加強與周邊國家間的經濟合作方面，由於地緣的關係，中國將其重心擺在東北各省，並以大圖們江動議為其合作平台。「大圖們倡議」(GTI)（前稱為大圖們江區域開發項目）成立於1995年，是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支持，由中國、北韓、蒙古、南韓和俄國發起建立起來的一個區域合作機制。該動議是東北亞地區唯一的政府間合作平台，致力於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交流，是促進該地區在交通運輸、能源、旅遊、投資及環境領域政策對話與合作的催化劑。大圖們江地區合作開發的基本思路，近期以中俄合作開發遠東能源為重點，帶動蒙古、北韓的資源開發，進而吸引日、韓兩國參加。中期則以六國間的產業轉移與承接為重點，深化科學技術合作，優化各國的產業結構，全面提升整個區域的產業和科技水準。遠期則以高端服務業合作為主，通過資訊、金融等領域的實質性合作，使大圖們江地區資源、人力、資本、技術良性互動，以深化六國的經濟聯繫，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建立可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抗衡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並為統一貨幣—亞元的形成奠定基礎⁷²。

註⁶⁹ 「加強中日韓三方的合作 繼續推進六方會談進程」，文匯報，2009年12月13日，版5。

註⁷⁰ 王玉主，「亞洲區域合作的路徑競爭及中國的戰略選擇」，當代亞太，2010年第4期，頁78。

註⁷¹ 王玉主，「亞洲區域合作的路徑競爭及中國的戰略選擇」，頁82。

註⁷² 陳玉梅、趙光遠，「新時期大圖們江地區開發與東北亞經濟技術合作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5期，頁8；「長吉圖開發開放 促進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創新與發展」，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版A40-41。

日前，中國政府提出的加強大圖們江區域開發和東北亞合作的倡議已得到東北亞各國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積極回應。2009年8月30日國務院批准把以長吉圖為開發開放先導區的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迄今唯一一個國家批准實施的沿邊開發開放區域⁷³。其《規劃綱要》提出了兩個階段性的推進目標：到2012年，長吉圖經濟總量在現有基礎上翻一番，成為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新的亮點，國際合作平台作用突顯；到2020年，經濟總量翻兩番，基本形成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⁷⁴。

三、安全戰略

冷戰結束後，東北亞地區的區域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在經歷了亞太金融危機之後更加顯示出重要性和緊迫性。但是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形勢並沒有多大的改觀。相反，由於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抬頭，以及美國世界戰略的變化所帶來新的國際政治和軍事對立，客觀上造成了國際秩序混亂，東北亞地區安全框架面臨著重建組合的局面⁷⁵。

東北亞安全框架的主要組成因素是美

日聯盟、美與南韓同盟、中與北韓傳統雙邊友好關係，以及中、俄與北韓等單邊力量結構，而較為完整的安全框架就是美國建立的雙邊軍事同盟⁷⁶。其安全問題呈現兩種基本類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局部安全問題和以中、美、日、俄四大國關係為外部背景的整個地區安全秩序問題，前者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後者屬於構築未來安全機制的問題⁷⁷。後者構築未來安全機制受到前者歷史問題的影響；而前者問題的解決又需要後者共同妥協並以其構築安全機制作為平台，可說兩者互為表裡關係密切。

有關朝鮮半島局部安全問題，正如前文所述，以北韓核問題為核心。即使有六方會談的召開，然而，自2009年4月以來，北韓先後進行了衛星發射、核試爆和多次導彈發射，同時宣布退出北韓核問題六方會談，並聲稱要採取更為強硬措施全面對抗國際社會。對此，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1874號決議，對北韓表示「最嚴厲的譴責」，並擴大和加強了對北韓的制裁力度。但是，北韓並未停止其「邊緣戰術」，反而越來越強硬地

註⁷³ 張玉山、譚紅梅，「新形勢下中國圖們江區域開發的機遇與挑戰」，東北亞論壇，第19卷第3期，2010年5月，頁11。

註⁷⁴ 「長吉圖打造東北亞金三角經濟圈 解讀《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以長吉圖為開發開放先導區》的開放戰略」，香港商報，2009年11月19日，版A13。

註⁷⁵ 沈海濤，「東北亞走出安全困境的路徑與對策」，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3期，2010年6月，頁52。

註⁷⁶ 劉雪穎，「淺析東北亞安全機制建構中的美國因素」，哈爾濱學院學報，第30卷第11期，2009年11月，頁63。

註⁷⁷ 倪世雄、劉永濤，美國問題研究：第二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頁47。

對抗國際社會⁷⁸，如2010年3月與11月所發生之天安艦與延坪島砲擊事件。北韓的核戰略意圖為，在非均勢狀態下，強勢的一方會追求絕對安全，而弱勢的一方追求生存安全，核威懾從某種程度上能夠成為對弱勢一方實力的彌補，這種彌補使得各國在實力不同的基礎上保持權力均勢，並將這種均勢維持下去⁷⁹。

對於中國來說，在北韓核問題上，最大的危險是對北韓影響力的削弱，從而使北韓孤注一擲，採取極端行動挑起半島危機，並將中美兩國拖入衝突之中。所以，為了避免中美衝突，中國主張對北韓進行適度的援助，中國認為這種適度的援助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為標準⁸⁰。另外中國也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雖然北韓核武化對美國、日本產生威脅，表面上有助於中國在武力上與美日的對抗，然而，假如美國無法對日、南韓提供明確的安全承諾，而日、南韓又相信唯有發展核武才能確保自身安全，則日、南韓兩國可能會開始評估發展核武的必要性。如此一來，中國為東亞唯一

核武國家的現狀將被挑戰，也會升高區域內發生核武軍備競賽的機會⁸¹，對東北亞局勢的穩定投下變數，此不利於中國在東北亞的利益。

因此，在構築未來安全機制的問題上，中國持正面積極的態度，這可以從六方會談的例子中得到驗證。其主要的思維在於，多邊的機制將為有關國家進行廣泛的合作(全球治理)和政策協調構造了一個巨大空間，為緩衝與調解地區內各種爭議與民族矛盾安置了平台，也將為中美和中日之間增強戰略互信和政策協調提供了多邊的管道⁸²。因此在確保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議題上，可通過對話與談判解決爭端、維護東北亞安全與穩定，如此才是中國的最高國家利益。並能藉此平台扮演積極、建設性的「調停者」角色，維護自身利益，在北韓核問題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⁸³。北韓核威脅正好提供中國一個將美國帶入安全合作架構中的機會，這個架構除了南北韓外，也包括俄羅斯及日本。六方會談也提供世界主要大國化解敵意，促進合作的平台⁸⁴。

註⁷⁸ 姜龍范、王宇，「朝鮮核戰略與東北亞地區的核擴散—兼談對中國周邊安全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10年2月，頁52。

註⁷⁹ 閻學通，「東亞和平的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3期，頁111。

註⁸⁰ 廖為仁、夏仕，「論朝鮮半島問題對21世紀初期中國外交戰略選擇的影響」，頁57。

註⁸¹ 蔡明彥，「北韓核爆對亞太安全情勢影響之研析」，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09年7月9日，頁13。

註⁸² 劉鳴，「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和平安全機制：構想與問題」，東北亞論壇，第18卷第4期，2009年7月，頁7。

註⁸³ 「六方會談破局中國應轉變角色」，大公報，2009年4月15日，版A23。

註⁸⁴ Jenny Clegg, *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p.110.

四、文化戰略

當前文化的影響力在評量一國國力已佔極為重要的地位，以美國為例，美國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強勢地位，它不僅積累起了龐大的物質力量，保持著強大的硬權力資源，而且還以此為後盾，借助其特殊的文化與歷史背景，龐大的傳媒體系和資訊革命的有力推動，構造起強有力的精神或文化力量，開拓出雄厚的軟權力資源。德國記者約瑟夫·喬菲 (Josef Joffe) 甚至認為，美國的「軟權力」甚至比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還要強大⁸⁵。

受此發展，東北亞對中國來說，指的不僅是自然地理上的區域性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在東北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唐文化圈，這個文化圈的形成和維持是以中國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為基礎的。華夏文明曾大規模輸出朝鮮半島、日本等地，並被廣泛吸納，並形成一個以華夏文明為內核、以朝鮮半島為中層、以日本為外圈，並影響到東南亞等地的東亞文化和合體⁸⁶。因此，在文化根源上，東北亞地區的中、日、南北韓、蒙古皆屬儒教文化圈，有著共同的文化基礎和相融性。但是，就目前情況看，東北亞文化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

中，面對西方文化大規模的衝擊和挑戰，以及東北亞內部的衝突，東北亞文化和合體產生了裂痕，並出現趨於解體的趨勢⁸⁷。

雖然華夏文明在近百年來受西方文化影響，在東北亞有式微的現象，但仍深深影響東北亞國家，如儒家思想及漢字仍是日本、南北韓極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內容，時時刻刻影響這些國家的生活。從文化角度看，以儒學思想為核心的文化基底，為東北亞區域各國走向合作搭起了聚集的階梯，文化的積澱會不斷強化共同利益，為長遠和諧的發展提供穩固的合作保障⁸⁸。而漢字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東亞文化共同體的鮮明標誌，也是構成東北亞文化傳統同質性的核心要素，西方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即指出：「倘若沒有漢字的影響，東亞必然不會成為世界文明中如此獨特的一個整體⁸⁹。」

當中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大幅提升的同時，華夏文明又再次引起各方注意，而中國深知文化對一國影響力的重要。尤其東北亞在文化上與中國具有密切的歷史連結，更有利於中國對此區域文化戰略的推動。近年來，中國在國際間所推動的孔子學院，全球第一所於2004年11月21日，正式在韓國首都首爾掛牌成立，可反映出中國在文

註⁸⁵ Josef Joffe, "Who's Afraid of Mr. Big?"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1, p. 43.

註⁸⁶ 陸玉林，東亞的轉生（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頁2。

註⁸⁷ 謝桂娟，「21世紀東北亞文化融合的動因探析－以中、日、韓三國文化為視角」，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5期，2007年10月，頁16。

註⁸⁸ 李宏君，「東北亞區域合作的文化視角」，學理論，2008年第4期，頁43。

註⁸⁹ John Fairbank and Edwin Reischauer,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9), p. 27.

化戰略上對東北亞的重視。畢竟，東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無論是經濟合作還是政治合作都應該建立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這種共識不僅是各國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考慮，而是要建立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⁹⁰。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精心打造中華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當代中國怎樣全面走向世界，怎樣讓世界正確看待中國，這是擺在我們面前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國家的文化魅力以及對自身優秀文化的有效展示與傳播，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因此，提高國際社會對我國文化的認可度，提高文化競爭力，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⁹¹。」中國在東北亞文化戰略正大力的開展中。

結 論

東北亞區域合作能否順利進行，取決於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的需要，取決於區域內各國的政治決心，取決於良性互動的政治環境，也取決於各國政治互信關係的構築⁹²。在美日聯線軍事圍堵下，中國在東北亞如何尋求突破的確充滿挑戰，在經濟發展的大戰略下，和平發展仍為中國制定東北亞區域戰略的主要基調。中國領導人深知，唯有在和平的原則下與東北亞各國交往才有發展的機

會。因此，在政治上，希望扮演大國與負責任的主動角色，藉由與東北亞各國的政治合作，取得區域的主導權。在安全上，希望維持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反映在北韓問題的幾項原則：第一、追求朝鮮半島非核化；第二、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第三、透過外交對話解決爭端。在此原則上，希望在六方會談的基礎上，建構一個提供化解東北亞衝突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在經濟上，於政治合作及在安全互信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東北亞各國的經濟合作，在東北亞各國經濟互動日益深化的同時，建構屬於東北亞相關經濟貿易組織，以促進東北亞經濟的發展與整合。在文化上，運用華夏文化在東北亞的歷史遺產及優勢，發揮文化的影響力，以提升中國在東北亞的話語權。凡此以上策略作為，主要希望達到影響東北亞進而主導東北亞的區域戰略目的。

作者簡介

張廷廷少將，空軍軍官學校畢業(民71年)、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法學碩士(民78年)、三軍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畢業(民81年)、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法學博士(民88年)、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畢業(民92年)。曾任國防大學戰略教官、飛行分隊長、上校飛行隊長、上校照技隊長、上校督察主任、上校指揮官、國防部情次室上校處長，現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少將校長。

註⁹⁰ 謝曉娟，「文化與東北亞地區國際合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4期，頁93。

註⁹¹ 「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江西日報，2010年8月30日，版B3。

註⁹² 巴殿君，「北亞區域合作政治互信關係的構築」，新視野，2009年第6期，頁96。